



凡塵曉遇  
專欄

# 在城市的边上

□李曉

一位宇航員，從38萬公里外的太空鳥瞰，感嘆地球就是懸浮在陽光中的一粒塵埃。

我所在的城市，有一座草木葳蕤的龍冠山。

我平時喜歡一個人去山上走走，在石頭上坐坐，或者躺在上面睡覺。我在城里睡眠不好，在石頭上睡覺以後，竟治愈了我失眠的毛病。在堅硬的石頭上醒來，我想起在城里還有一張柔軟的床，躺在床上可以閱讀，可以神思，這樣想的時候，我覺得我是多么奢侈啊，既然能夠躺在石頭上睡着，為何在床上還睡不着呢？後來有人告訴我，我這種心理暗示是精神勝利法，與阿Q其實是一樣的。

在山顶，我喜欢俯瞰城市，一条街一条街、一幢大楼一幢大楼地辨认着它们。从山顶眺望城市，有一种新奇而陌生的感觉，但更多的是亲切，是换一个角度看的横看成岭侧成峰。

夏日的一天下午，我再次上山。从山顶抬头看天，空中白云以骆驼、大象、鹿、山羊的姿态不断变幻着，再看白云下暑气蒸腾的城市，我首先看到医院外墙玻璃闪耀出的炫目光亮。对这家医院，我特别敏感。我想起有天早晨走在马路上，一个中年男人靠在一棵树上默默抽烟，突然见他蹲下身子，呜咽出声。这一幕让我很慌张，我似乎洞悉了他内心的痛楚。我走过去，等着他一直哭完。那男人起身，接着哭。他哭完了，点燃一支烟，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刚才的情景，如一场幻觉。我没走开，等着他对一

个陌生人的倾诉。“我爸走了，81岁，肺癌，在医院3个月没熬过来，走时太痛苦了。”男人告诉我。我拍拍他的肩，告诉他，我的父亲也是从这家医院11楼的37床启程，驾鹤而去。所谓感同身受，有时只是在一瞬。

我还想起在这家医院做护工的向大姐。向大姐因为长期睡眠不足，眼圈乌黑，眼袋堆积，她告诉我，在做护工的10年里，她护送9个生命远行，每个病人临终前，她都要给他们小心擦洗身子，送他们干干净净上路。有次，一个患肺部肿瘤的老太婆临终前一天，从口袋里哆哆嗦嗦摸出300元钱送给她：“闺女啊，我在医院太折磨你了，这点钱送给你。”向大姐没收，她用一个小布口袋扎紧里面的300元钱挂在老人胸前，老人摸着胸口的口袋安详离世。

在医院下面的一条大街上，有开着一家日杂店铺的老朱。我同老朱多年以来相处平和，但有一次酒后，我同军事迷老朱为航空母舰的话题争执起来了，急得头上冒汗的老朱突然扇了我一耳光，我起身愤然离开，叫喊出他的浑名大声说，朱××，从此以后，绝交！我和老朱断了一年的往来。那是冬天的早晨，我爬上山顶，眺望着这座薄霜覆盖的城市，我想，在川流熙熙的人海里，我与老朱的交往应该好好珍惜啊，想起他已两鬓斑白，瘦瘦的身子渐渐弯躬，我在山顶上突然心胸开阔起来，一耳光又算个啥啊。下山后，我主动约了老朱聚聚，那次见面，老朱是扑过来拥抱我的。

在这个城市里，我还养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，就是在一段时间里，总要离开家，去本城的几家旅馆依次住一住，这不是摆阔，这是一种内心的需要。前不久的一个晚上，我又一人去本城旅馆住了一夜。那个旅馆，爬山虎爬满了外墙，植物气息氤氲了整个房间，睡得一夜香甜，清晨窗外鸟声将我唤醒。在本城，旅馆与家之间的那一段距离，让我对灯火闪烁中那一盏家里的灯，带来时空之中的凝望。距离，产生一种别样的美与想念。我住的那些旅馆，大多是寻常人家开的小旅店，这让我有冥想中的梦幻迷离感觉：灯色昏黄，蒸笼里的肉包子冒着热气，一条狗吐出舌头……当我住在旅馆实在忍不住想家时，我会在半夜蹬拉着拖鞋跌跌撞撞回家，我那时感到特欣慰，我不是一个流浪的人，我是有家的，那张床上，妻子睡眠中的呼吸均匀安宁。想起这些年她为一个家的操劳，忍让我无情绪的发作，顿觉亏欠了她不少。在这张床上，也有清晨醒来觉得甚是爱你的别样感受。

我住同城旅馆，或者从山顶远眺一座城市，这是隔开小小的时空，身处城市的边上，让我在熟悉乃至麻木的感觉中，给我注入一股新鲜的山泉，让我对城市愈加依恋，让我以望闻问切的不同角度更加真切地触摸到城市的体温，让我对城市里芸芸众生中悲欣交集的命运更添慈悲与关怀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）

## 一把韭菜 □罗毅

鲜嫩的韭菜一直是国人厨房里不可或缺的食材，韭菜炒鸡蛋，味道鲜美；韭菜剁馅包饺子，更是我的最爱。

当剁得稀烂的韭菜与搅成肉泥的猪肉拌在一起，制成饺子馅的时候，厨房里已是香味扑鼻。未及等到饺子下锅，干活的、围观的所有人，早已味蕾大开。

爱屋及乌，就跑进菜园子，看母亲割韭菜。当锋利的镰刀伸向那绿得油汪汪的韭菜叶根部一划拉，一股微微刺鼻的清香味，瞬间在园子里弥漫开来。被割了叶子的韭菜，迅速从断口处冒出大颗小颗的水珠，清亮亮的。母亲放了镰刀，从簸箕中抓起一把草木灰，撒在割了韭菜叶的断根处，把白生生的韭菜根全部覆盖。这样做过，用不了三五天，新的韭菜芽就会从草木灰中顽强地钻出来。颜色淡黄，水嫩欲滴的新苗，一个劲儿地往上蹿，用不了十天半月，韭菜又齐刷刷迎风摇曳。哈哈，下一顿韭菜馅肉饺子，指日可待。

那年在黔北参加国防光缆施工，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韭菜故事，改变了我对韭菜仅仅是一种食材的简单认知。

我们的连队，驻扎在遵义市以西一个小村庄里。乡亲们喜悦地告诉我们，当年村子里，曾经住过一晚上灰布军衣的“江西老表”。他们是红军，不扰民，就在村边旱田里埋锅造饭。你们解放军，是红军的后代。

作为上尉副连长，我的任务是指挥士兵爆破光缆沟。光缆沟多半取道山岭。而那黔北大山，清一色的喀斯特地形地貌。看似不算太深的光缆沟，要从喀斯特石缝里掏出来，难度不小。士兵们铁锤钢钎、铁锹十字镐齐上阵，光缆沟几无进展——只有炸药雷管开路，才能让坚硬的喀斯特服软。

一日清晨，领兵上山，风风火火，埋头苦干。匆匆忙忙中，不知在哪里触碰了漆树。晚上收工回来，感觉脸上冒出了一块连一块的硬疙瘩，心想可能是黔北高原强烈的紫外线暴晒的结果，便未理会。谁知次日起床，发现脸上奇痒难受，只得抓耳挠腮一番。到了第三天早上，整个人的腮帮子便肿了起来，一双眼睛肿成了金鱼眼。

这些突如其来的硬疙瘩，头两天只在脸上生出些许小红斑，三四天头上便泛滥开来，似痛非痛，奇痒难耐，伴随而来的，是整个人头昏脑涨，四肢酸软。仍强撑着，仍然带兵

去上山、去干活。轻伤不下火线嘛。喘着粗气将各爆破小组的任务安排妥当，连队卫生员小吴便扶我坐到一块水田边的田坎上，原地休息。

看着战友们挥汗如雨，打眼、点火、放炮，我却浑身无力，无可奈何地呆坐一边。渐渐地，脑中一片空白，眼前金星飞舞，连同脚下的水田，幻化成一片朦胧……

“解放军同志，生漆疮子哟，快拿韭菜擦擦吧……”似梦中新人的低语，又像是远在天边慈母的呼唤，我迷迷糊糊拼命睁眼，见到两步开外站着一位衣衫褴褛的白发婆婆，一只硕大的竹背篓，压在她已经弯曲的脊梁上。婆婆手中，捏着一把绿油油的韭菜，昏花的老眼中，满溢着慈祥。

婆婆望着我说，“同志哥，脸肿成这样子了，咋个不早点医呢？”我强作笑颜，“婆婆，我吃过去痛片的。”“你这是生漆疮子。光止痛，没用。来，把这韭菜揉烂了，用韭菜水擦……”

小吴连忙从随身挎包中取出吃饭用的搪瓷碗，接过婆婆手中的韭菜，在碗中把韭菜捣烂。婆婆走到我身边，弯下腰，用她那老松树皮样的手，抓起韭菜泥，在我脸上轻轻擦擦。转眼间，绿油油的韭菜汁涂满脸，像是给我化了一个彩妆。

小憩的战友们围拢来，见我青面獠牙模样，哄地大笑起来，一个个前仰后合。

婆婆没有离去。婆婆也笑，合不拢嘴，“我们这地方，生漆疮子都是用这土方子医。”

鼻子发酸，眼中有泪。脸上被韭菜汁灼得火辣辣地生疼，但舒服，有沐浴过后的阵阵清凉。婆婆与士兵们说着什么，我已经无心倾听……

人间自有真情在。一把韭菜，还有如此药用效果！这遵义小山村的婆婆，这一辈子也许未能走出黔北大山的婆婆，竟也有此等医术和博大的爱心。

那一把绿油油的韭菜，很快疗好了我的漆疮。一个星期后，我接受了新的任务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小村庄，更无法再见那位于我有恩的黔北婆婆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黔江监管分局）



### 弦(外二首)

□殷贤华

我送你的，其实不是琵琶  
是我自己的灵魂  
我已潜入四根弦中

是的，你弹奏它，就是抱我  
每根弦都放飞数不尽的喜鹊  
泉水叮咚，鸟语花香，春光呼啸而至  
那不过是我对你想说的话

但你不能闲置它，它怕冷  
没有你的体温，夏日炎炎  
每根弦仍将冻僵  
铺满死寂的夜，会将它包裹  
也会将月亮包裹

如果某一天，乐弦绷断  
那一定是我心力交瘁的绝响  
或者晕倒在你远去的路上

### 瘦

春水瘦成一条溪  
腰越拉越长  
溪的两岸，一跃而过

绿肥春红中  
你的背影越来越小  
你说春水的方向  
是爱情

春水又一次漫过脚跟  
我慢慢站成春天的礁石

春风纹丝不动  
原来我还活在  
去年的春天里

### 夏

太阳炽热的爱  
在这个季节疯狂

明晃晃  
从天上飞奔而下  
拥抱过的大地  
滚烫且焦黄

亲爱的，这正如我们  
严重烫伤的感情  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